

鉴赏与学习

曹全碑

曹柏崑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鉴赏与学习

曹全碑

曹柏崑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曹全碑 / 曹柏崑著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5.3

(鉴赏与学习)

ISBN 978-7-5305-6670-1

I. ①曹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隶书—书法 IV. ①J292.113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1130号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
邮编: 300050 电话: (022)58352900

出版人: 李毅峰 网址: <http://www.tjrm.cn>

河北省雄县鑫鸿源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16 印张: 7.25 印数: 1—300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定价: 25.00元

前言

当今的“多元”传导到书法领域，就不仅仅是包容发展了，因为它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，久而久之似乎“书法无法”了。

其实学习书法是有章可循的。我们从历史的、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书法，它有源可溯，有流可导。书法本身造就的文字书写美以及背后的法则、道理、趣味，是怎样也开发不尽的，这里有前辈的智慧，也有时代的积淀。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今天推出的《张迁碑》《曹全碑》《苏慈墓志》《张猛龙碑》的鉴赏与学习系列丛书，从对碑帖单字用笔、结字的解析入手，深入篇章，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，把“读”和“写”两个重要途径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先读后写，写而复读，使书法的学习不再枯燥，而是有滋有味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使习者感到心中有底，不是闭门造车，而是开门揖客。“技进乎艺，艺进乎道”，举凡书写与文化的关联，与历史的关联，与音乐、美术等姊妹艺术的关联，无论古今中外皆可拿来，共通共融。好广阔的天地啊！原来这才是书法的本来。

想余髫龄时得穆子荆先生的小楷而开蒙，五十年前就读南开中学得陈东生先生悉心指点，后又得书画鉴定家刘光启先生引领，方有幸结缘书法。今年近古稀，愿以千虑一得、不秘之秘奉献社会，为落实恩师“弘道养正”之嘱也。

书法的发展一如长江大河之运行，泥滓泛起，固所难免，但方向不改，初衷不变，比之“正道”“正能量”，正河清可俟矣。谨以此心得就教于海内外方家。

曹柏崑撰于怀仁轩

2014年12月

目 录

《曹全碑》概述·····	01
一、波画·····	02
二、平画与直画·····	03
三、撇画·····	05
四、点画·····	07
五、提画·····	09
六、捺画·····	11
七、钩画·····	13
八、特殊点画的字·····	15
九、结构·····	17
十、章法·····	29
《曹全碑》碑文·····	64

《曹全碑》概述

《曹全碑》全称《汉郃阳令曹全碑》。东汉中平二年（185年）十月立，明万历初陕西郃阳县（今合阳县）旧城出土。高253厘米，宽123厘米，碑阳20行，行45字。碑阴题名33行，分5横列，共57人，442字。据《攀古小庐杂著》（清代许瀚撰）记载，此碑阴尚未刻完便中途辍止，碑石现存西安碑林。

该碑记载的是曹全做西域戍部司马和郃阳令时的一些事迹。

“《曹全碑》隶书秀逸，变化多姿，在传世汉碑中确是独树一帜，别具一格。它既不像《张迁碑》那样以方笔取势，具有雄强古茂的浑拙美，又不像《石门颂》那样笔势放纵，呈现出豪迈跌宕的自然美，更不像《礼器碑》那样瘦劲如铁，表现为纵横开张的意态美，而是绵里裹铁，以圆取势，逸致翩翩。汉碑之秀，当以《曹全》为最。”

清代万经评其书云：“秀美飞动，不束缚，不驰骤，洵神品也。”

孙退谷云：“字法遒秀逸致，翩翩与《礼器碑》前后辉映，汉石中至宝也。”

杨守敬跋此碑：“前人多称其分法之佳，至以之比《韩敕》《娄寿》，恐非其伦。尝以质之孺初，孺初曰：‘分书之有《曹全》，犹真、行之有赵、董。’可谓知言。”

前人之论多矣，但学书还需自觅途径，在实践中体悟前贤之灼见，在实践中摸索个人之真知。首要的是找到突破点。在学习《张迁碑》的基础上，循规蹈矩先点画后结字，未为不可，但是否为捷径就值得深思了。

故而我们拟从“波画”入手，将点画学习铺开，次序与《张迁碑》是不同的。我们也不按常规去研究“左右结构”“上下结构”，而是抓住《曹》碑结字一放一收、一促一展、一紧一松的特点，把字写好。

一、波画

下面我们先来看《曹》碑的“波”画。波的写法不仅是《曹》碑的代表性笔画，而且是所有隶书的代表性笔画，抓住它无疑就是抓住了“牛鼻子”。我们不妨先随便捡取几个字，看看它们的波画有何特点。

“王”字（图1）的末笔，方笔起后，中锋呈拱形写过，末尾压下，欲放还收，波尾是含蓄的。

“王”字（图2）的末笔，圆头即蚕头，方尾磔出，中间亦呈拱状略有折痕。

“室”字（图3）末笔，蚕头尤其突出地向下压，似欲饮水之状，继而上行右出，中锋雁尾稳稳地拖出。接下来“世”字（图4）一波，圆头起，中锋右行，全波上线平直，至末尾磔出。这四个

“波”画可使我们得窥《曹》碑笔法之一斑了。貌似平庸，中锋圆笔，其实平中寓奇，变化丰富。总而言之，其特点是凡作一波，皆藏锋逆入，蓄势充足后方才右行，绝不苟且草率从事。其甚者竟先作一点垂下，犹如蚕头，显示出书者是何等重视这一画的表现力。右行时又往往呈弧形上拱，益增其势。拱形之力向上，其势按捺不住。一藏一拱，势愈蓄愈足，故而待其磔出时已力有千钧了。波尾或磔出，或曲出，不是强弩之末，反倒是援弓待射之感了。此矚而不矚之理是耐人寻味的。乍学初作可能不以为然，但写来写去，你会感觉到怎么如此费力，由是便会领悟到“刚以柔显，奇以正寓”之理，你对“非全力以赴不能神完气足”这句话也就会心悦诚服了。



图1



图2



图3



图4

二、平画与直画

接下来我们学习其平画与直画的写法。

平画与直画，一横一竖，交搭一处便如骨架一般，支撑起全字。这是基本功，说来容易并不容易。黄宾虹先生谈写字画画用笔之“平匀”二字，最宜从平直画中得到体现。

请看例字“里”（图5），平直画起讫何等分明。逆锋起，中锋行，驻即收，干净利落，毫无拖泥带水之感。我们选取此字为第一例，便是相中了它这一点。同样的字当它出现在别处时又如何呢？请看“里”字（图6），刚才的分明，如今是浇铸在一起了，结实，牢固，形同一体。两相比较，一落落拓拓，一紧紧密密，俨然两种风格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一个“里”字，横画上拱，似有一股齐心合力之感，倍觉精神，怎可不操笔一效之呢？

再看“西”字（图7），平直画非但交接，好像在接点处又着实增添了顿挫，呈结状，结实得让人感觉撕不开、捋不断。这种关系增加了平直画的骨体作用，突出了骨体的价值。同样的“西”字（图8）这样一写就不是这样了，请看长波的夸张，决定其余点画全成了陪衬物。两竖擎住长波，下面的点画费了多大力量啊，不信你看，方框都变形了。

两个“王”字（图1、图2），我们领教了它们各自的波画，就其全体尚需体验体验。前一个“王”字圆润，后一个“王”字骨健，“波”之表现力全奠基于两横一竖之上。实践出真知，你感觉如何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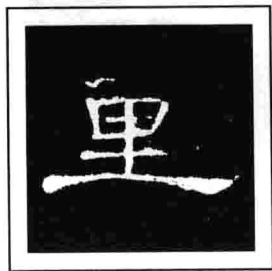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



图6



图7



图8



图9



图10

最后，我们看一下“中”字(图9)，看“中”字应看中竖，这是写楷书时就具有的经验。这里的中竖如何？它那样粗壮，似乎不粗不足以显示其中心为主的位置。其实两旁小竖也重要，你感觉到它们主动向中竖靠拢的态势了吗？横画此时与其说是上拱，莫若说成下弯，下弯益显其重，益显中竖之砥柱中流的气魄，反面衬托倒是很得体的。下面的“中”字（图10）与前一个太不同了，这是一种成熟的楷书写法。方框上的两横两竖极其自然地结合，我们说是带行书意味的结合，加之那偏左的一中竖，浑然一气，由是中竖也淡化了自身的色彩，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整个字，而不是它的某个局部。这不能不说是书者匠心独运了。

我们过多地列举了平直画带赏析性的评论，并非忽略了它的写法。这种赏析是建筑在写法也可说是建筑在其形式上的，但单讲其形式是讲不到点子上的，其细微处全在学习者的细心妙悟。

三、撇画

《曹》碑中“撇”的写法很具特色，圆润、劲健，绵里裹针，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。

请看“君”字（图11）中“撇”连接了三个横画，一气写下，圆则圆矣，可健亦健矣。如充满血液的血管，那样充盈；又像以某一点为圆心划过的轨迹，那样圆挺。“撇”在该字中无疑便是主笔。

下面的“君”字（图12）字形趋扁，“撇”的写法在连接三横时竟是竖画，接下来才是圆弧，只不过半径比起前一个字来要短，依然是圆劲。

总结这两个字的“撇”的写法，要胸有成竹，一经写下便一气呵成，腕部发力，点画结尾处一定要回锋以使其饱满，中气内含。

再看“右”（图13）的撇的写法与“君”字有明显的不同。它的形象不那么圆平，像弧，可是圆中带方、曲中藏折，用笔圆而形象却不是绝对圆的。这种写法反倒需要习书者细心体会，否则是掌握不了的。

下面这个“右”字（图14）与上字相比简直有些找不到圆弧，与“口”字接触处似乎反向瘪了进去，着实耐人寻味。书写者此处一着墨，不落窠臼，古趣盎然。熟能生巧，巧能出新，然也。

“者”字（图15）又有不同。撇画折作两段写，上落一点，下落一撇。撇的弧度极小，近直。给人的感觉纯粹是力量型的。加上方笔结束，更其如此。临写时若不着眼于此，但以撇法处理则入俗套无疑矣。



图11



图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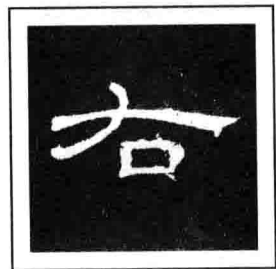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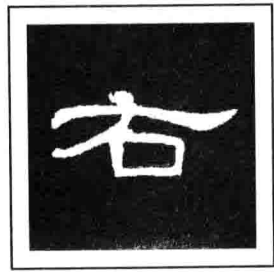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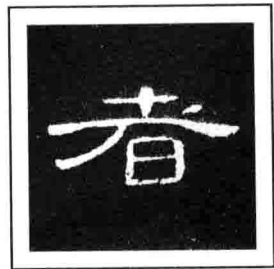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5



图16



图17



图18

接下来这个“者”字（图16），用笔用墨极其饱满。撇亦是两段书写，弧度也较小，但是圆笔结尾，与长波几成钳形。《曹》碑虽秀，但用笔结构尤重力量，于此又见一斑。

以上三字的撇，都是地道的撇，在楷书中即是那种样子。下面我们看看“同”字，“同”字哪里来的撇呢？其实隶书中往往把左竖处理成撇形，这就是“同”字中的撇了。

请看这个“同”字（图17），左竖写成小弧状，既与右边一竖相区别，又一曲一直相映生辉。这一撇是圆笔竖撇，结束处略尖。

下面这个“同”字（图18）又不同了。不见圆弧却有弧意，一竖写下，末尾又向左撇出，动势颇强。这样的写法体现了什么？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前人对美的追求。常见今日写隶书者，三五下便已技穷，究其原因，积累不丰，杜撰出新，反成拙技。还说明一个问题，法是规矩，但不是束缚人手脚的绳索、桎梏。古人的自由是从必然中走出来的。

四、点画

关于点的写法，一般地讲，隶书与楷书相比，似乎随意些，并非一定围成，有时一蹴而就，有时演化成小的竖画或横画，有时泯灭在竖画之中。

具体讲，我们可以看看“首”字（图19），两点如同小角生在波画上，其写法即是“短中竖”的写法。

下面这个“首”字（图20），虽然形状位置无大变化，但仔细端详，是方笔的写法，与前者相比刚强而不柔和。

我们再看“宗”字（图21），这个字可以说有三个点——顶点、左点、右点。其写法看上去不都是很轻松吗？顶点用笔由左向右，左点由右向左，右点则是接横由右向左，其势互相呼应。下部两点转化成一撇一波。

这些点都是接在旁的点画上，当其独立时又当如何呢？请看“曾”字（图22）。头上两点呈横向排列，左也平，右也平，都是由中间向两边写的，写法与前面无大变化。

我们再来看“征”字（图23），这个字左边一点，写法无大异，方向很重要。由右起向左行，锋藏锋露，分明是连接下面的横画，此处正所谓笔断而意连者也。右边一点，最后一笔，其位置、取向也很重要，点好则全字活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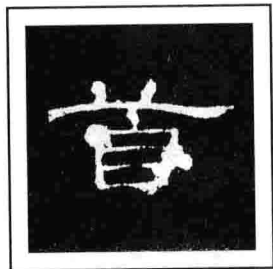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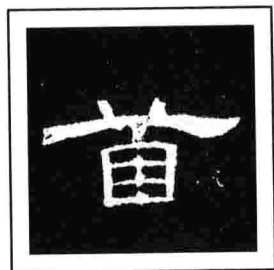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0



图21



图22



图23



图24



图25



图26

下面这个“征”字（图24）不就是如此吗？最后圆圆的一点往那儿一戳就显示了空间，别看它小，但夺人目者分明是它。

点化为横者，“祖”字（图25）是也。左旁“礻”部，由点而横，增加了左上角的分量。另外其点画断写，疏布，与右边的连写紧结，恰成对比。可算相反相成了。

接下来这个“祖”字（图26），点化为横，轻描淡写。故右半做了相应的调整，“且”字紧中有松，位置上提。字是有机的整体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点动，其余点画则随之要做相应的调整。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法则。

五、提画

关于“提”的写法，“永字八法”名之为“策”，意思是如鞭子着马即起，楷书的锋利形象用之是合宜的，但在隶书中是以迟寓疾、涩势行笔、渐行渐提，较之楷书“提”的形象既稳且厚又实。

请看“薄”字（图27）。三点水的写法都是“提”的写法，除方向有别，大小有别，写法无大区别。或圆起，或方起，涩势而行，结尾尖也可、钝也行，戛然而止更具意味。见过这个“薄”字，你就算领略隶书“提”的写法了。

下面这个“薄”字（图28），三点水不专心取异，如万弩齐放，意在整体取势，三位一体形成合力，大有势不可挡之态势。这一写法可给求变求到挖空心思者一剂良药，那就是在整体上着眼也有妙着，岂必斤斤于变也。

接下来我们看“治”字（图29），无疑是较前者放大的三点，一个一个排沓而来，其指向专一。睹迹思人，书写者书写时的不假思索、运笔如风在这里都淋漓酣畅地表达出来了。另外一个“治”字（图30），三提有了变化，中间长，上边曲，下边厚重，但指向如竞发之舟，争先恐后，其分量在全字中反客为主。书写者独特的审美视角以及独特的艺术效果都是启迪后人的。



图27



图28



图29



图30



图31



图32



图33



图34

提画在这个“治”字上不是先声夺人做了红花吗？它也有充当绿叶的时候，分明是能上能下，豁达得很。请看“掾”字（图31），提画的这种写俨然助了短横一臂之力，为全字横势添砖加瓦了，它的摆位取势与横有何异？接着这个“掾”字（图32）也是如此，助横之时虽有原来“提”由下向上的势头，毕竟露出了马脚，但事实上是它为全字增加了横的态势。

再来看“扶”字（图33），“提”的横势，无以复加，参照右边“夫”字之二横，是典型的“应副”一对一。这时我们感到笔者这种处理为该字增加了稳定的因素，左右相提携，如在舞台上并行的舞伴，亦步亦趋，煞是动人。至于这第二个“扶”字（图34）可就不同了。“提”画恋旧，不去牵就“横”，反而让“横”也左低右高起来，使整个“扌”前趋作附丽状，而“夫”字大模大样，依然故我。两相比照，我们学习的时候绝不能草率，要认真挖掘其一丝一毫的变化，正所谓：“察之者尚精，拟之者贵似。”如此才能体会前人书写的苦心，如此才能学深学透，否则得形尚且不易，况得神乎？

六、捺画

“捺”的写法，在隶书中恐怕是最难的了。它状如波，可又有角度的变化，故而书写练习时非花大功夫不可。

请看“之”字（图35），“捺”方笔起以后，向右下方斜送，一笔送到底吗？看来不可能，因为《曹》碑的结字特点是内紧外松。松皆由此画得以展示，故中途顿挫是容许的，但是不能做作，否则弄巧成拙反为不美了。这个“之”字捺的末尾方笔结束，已具楷书模样，再看下面这个“之”字（图36），分明就是楷书的“捺”了。从始至终一波三折，逆锋起作头，然后径直写下，至止处停，然后渐行渐提，磔出。这不就是楷书的“捺”吗？

我们再来看这个“不”字（图37）的捺就是隶书味道了。表面上看就是将“波”斜置，中锋写下从头至尾，一翘而收，典型的“雁尾”。但下面这个“不”字（图38）就不同了。将其余点画盖住，单看这个“捺”，你能说这是隶书的写法吗？你会说它像欧，又像虞。顺笔所及我们要提的就是，隶楷无绝对的界限，书体的衍变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我们在隶书帖中可以找到楷书的蛛丝马迹，在楷书中我们还可发现残留的隶书的点画结构。“强名为体，共习分区”这种孙过庭批评过的现象，同样会使今天的人们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。



图35



图36



图37



图38



图39



图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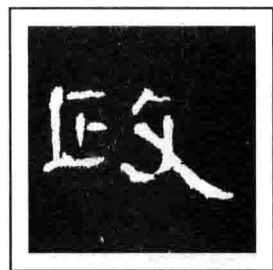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1



图42

再看“史”字（图39）这个长捺，在隶楷之间盘桓，使我们很自然想到，隶楷变化过程的中间阶段是魏碑，比楷书捺脚长，又不似隶书捺脚厚重，写法自然古朴，很值得效法。这第二个“史”字（图40）倒是典型的隶书味道了，这一长捺写得潇洒有分量。

“政”字（图41）中的“捺”又像楷书的写法了，除用笔显得迟重之外，几无区别。第二个“政”字（图42）又不同了，侧面一看就是“波”的写法。

综观这八个字，我们可总结出《曹》碑“捺”的写法是，游离于楷隶之间，徜徉于方圆之内。